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 嘉靖八年

言簡而
林最大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
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
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非。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
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
巡撫潘瓊罷。

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瓊以勸石
緊。河南前知府范總不待報。開倉賑之。民獲活。瓊以是
怒。鞫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卽加譴責。會有以陝西觀民
父子夫妻相食。疏稱禁中者。上切責戶部。頃惟恐上

乃歸罪于德以自解于是給事小
中蔡程等劾之詔罷填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苗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
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
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
其門人爲之辨誦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
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
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文大成論曰文成勦物射盡瘁病劇而歸没于道路爲國死
忠亦河已矣而士者猶以懷懼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

北也。

按文成建大勳。擒侯景。靖田州。下八寨。勅薛瑄。所功。遂世。嗚呼。懋哉。至隆慶。潤而得際伯。遂文成。一特公論。

竟何
在耶。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高皇帝教民。梅文忠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惡。錄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惟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下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緩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彈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法因善夫
至察之存
二備存乎
以人

甲申。止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

新應自答說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歿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懷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儉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

天可頓息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實錄

教時抄策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積取副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執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明聖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大辨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上方總覽乾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靡所假借而楊一清爲上常用頗得幹旋其間故言官論列該部執奏無或阻撓其中人稟稟奉法非復如向日乖張矣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璉復入內閣萼復散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科臣孫應奎陸梈劾璉夢顛惑不法帝下勅恭其罪狀曰張璉自

用自恣負國負民桂夢尤而效之論法當置刑兵特從
寬貸璉還家捨幣以需後用等序散官致仕孫應奎等
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爲衆奏應奎首論可
原王準之法可訊之應既行霍韜乃跋列楊一清二十
四罪帝從之立召應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詞達一清謂交張容金私與錦表指揮帝怒欲逮繫
一清璉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繫朝舊臣朕卽位首先
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速釋輔臣璉請從
寬姑令自引一
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
去瓊請自蘭洮蓋榆林三千餘里築牆堅固民賴以安○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蹂舒霍逾汝寧
日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廬關晚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嗅之，盤口溢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殿、朵甘等羌，交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嘉靖初，都督鄒御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動。王瓊議欲候彼入境，卽以大兵掩其乘。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計欲撫西千戶，必勦屯卒，乃遣遊擊彭威、都督劉文舉兵自固原至，羌散徙，發窖且懼，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鄒疏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肆。瓊議欲于批派河，開築城，遠斥候，嚴儲蓄，謹修汛，勿使得連西番，卽

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洮鞏。
呂委善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上規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

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帝嘉
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素朝政

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
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
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憲
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違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
日配川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
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
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
岳位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
化明莫類象合禮之典顯且著焉非 皇祖聖智
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官監中使楊賓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輩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勅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繁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圓丘于南郊其北爲壇字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蘇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勲而中其概宜香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

勤文定大燎鬚者而不覺以故保全
帷屋與沐額字賦者曠世一解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晚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停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日大成樂舞圖議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日古雅心談以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董宏議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劄修花馬池邊牆嗣復河套及勅逐海西逆虜皆益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抵已而德夢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綱時德夢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賊罪清既去復與訐狀誣成其罪削籍甲居息思不樂且疾昔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穢死不願用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暫

禮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
教女習。但替媒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
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遵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
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
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段陽修。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璪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璪。

辛卯

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璪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殺。祀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鶯。蟄日行禮于國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論張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璠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舉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特享。○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支大給曰文表通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
通顯俾才雄策議有足自矜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
激交道不終其
衆傑之故態哉

張璠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成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謂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亂
佩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開留
者新河及開闢以奔哈
密二議尤為謀國石遺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殺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子敬
因命庠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伎倆從兵衛其亮賜軍務通達因能談論英策後後為因知無不為其構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飾武備以靖江
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
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管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爲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謔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二人年長一弟二人出所三婦輒謂仲只言庶弟發後姑母不給每照日盡思一日自中亦雷一婦既發雷光紅紫眼目三婦皆人首面身則一牛一犬一羊視者如獸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夥曰忠敏安慎○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

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願興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

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

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

取入京。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

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驥孚敬，謀所

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

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傳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

季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着致仕去澤遘戍侃爲
民

九月無逸殿。曲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
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
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粟爲粒粒皆
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
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
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藉沒已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 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緩，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賞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疏至，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事以得利引去。○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

書大篆。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越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越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贖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無徭。十年一造。官府按冊。以定差役。脫漏戶口。皆有禁。變亂賦役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賈。輸役者。不得差。重賦。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北有錢，人民衆，十年而一錢，猶或可爲，江北則小民無幾，十年而一錢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說江北有錢，民身殘矣，固因也，而江北雜差，固無休息，非則也，南之名色多，而徭役重，其推差之羨耳，近者條鞭法行，繁萃丁田，總括衆役，每夏覓秋撥計，回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繁萃之羨，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固公南惠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清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果由耶陽汴梁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

二者無以
之大計以
有餘而不
足乃得其
平

以為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
為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制。如
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
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全華人。始為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後。職
提督南澳。屢殄巨寇。居太常。凡六年。或卿且三年。不以
留滯介意。有
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
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
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李入非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敵實惟所召孚敬疏稱秦鰲復幼孚敬強辨飾奸姍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讜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

賈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並古作。一變至雅。從文士爭向慕之。

主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贓盜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今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鋌小人之尤。邪助奸回之

夫事此以
是而用之
勿直欺
辨考

事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
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
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謀上以宗明即主使之
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
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
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
鉉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
典帝怒逮繫即訊

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
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濶子之名姑殺之又當自斃

十一月，四川巡撫朱滄獻白兔，汪鋈等各獻詩章。○清諫
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上以古正
焉上有不
言勉以全
之昔世入
也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
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
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
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疊至重出。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鉉作詩美。上謙冲之德褒答之。○

總兵張觀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爲四
汛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
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朔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
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闕萬一勾
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
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
探五併村落六挖穿坑從之。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
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
凡七召輔臣乎敬時獻大侯重華殿已而今入環碧賜茗
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乎
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乎敬
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揚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筭祝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

實。請。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實。考。祭。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令。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沒。無。才。智。者。悉。廢。闕。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論。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訟，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今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璜撫定之。

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璜嚴于天，滅左，沒濠四十里，以遇虜騎，而璜楚甚急，設卒工保等備，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璜，璜妻潘氏，璜築官苛制，激兵悉變，璜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今兵上急議討，璜死，璜從，璜置勿問。書責總制天卷，相機，璜死，璜方討，璜者惡若千人，時源清謀得知，下璜口，五堡之變，璜廷太寬，今復朕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滿海源清口，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備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

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彼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謂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俞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亂言。兵未偕城。更據城。允中又捕二十人。餘皆解散。黎明。源清斬開大殺。王世道等俱亂。少頃。郤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敵馳往。應曰。城外尸塞道矣。尚給我軍。將本兵。敵大傷。兵勦之。乃以江恒總兵樊繼祖。既至。皆謂請殺金。譯入城。餘之。蓋慮其止。建虜謀也。然清乃。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進攻之。源清令。郎中李又芝。主事楚。雷穴。城水灌之。賊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窺以首我師。却永崇之不列。諸卒。故軍。應虜。引首入。成。出。府。為。解。虜。留。精騎。荷。軍。民。師。而。分。志。所。請。州。諸。路。成。賊。及。言。曰。故。卒謀。兵。主。謀。法。不。可。殺。然。非。殺。人。耳。部。永。源。清。資。力。者。殺妄。傳。者。三。以。政。終。三。是。虜。人。耳。部。永。源。清。資。力。者。殺欲。焚。賊。人。滅。使。賊。人。由。與。復。今。罪。惡。二。人。別。遣。大臣。商。務。請。除。平。亂。若。謂。之。休。乃。以。張。香。代。為。總。制。噴。至下。今。府。人。二。賊。卒。各。理。想。以。等。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噴。令。是。書。人。亦。用。其。非。朝。廷。意。違。獻。首。惡。死。死。是夜。即。斬。信。亂。三十。人。殺。賊。軍。門。總。祖。乃。入。駐。節。使。諭。張漢。贊。馳。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展。明。御。史。蘇。節。

亦至會城中大定。勞開之引去事關。黃州籍。示字。誤
之功。潘似孫允中。原駭致仕。張璘。失機。以是言等。皆養
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
奉獻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
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酋古囊駁西海虜酋卜兒孩并其土地
部落勢益強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定寧州散開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
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傑言孫家渡馮河口。

三夫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滄沒

今宜于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預防衝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時兵校于新芳按燕飛門卒發取新芳營作諸知府李騰齊謀殺之飛擊其驛騎奪書遂拔經籍吳尚質傳梓備至小時騰書狀不從種之死復以知縣謝益下獄被指言劾益勒之無成旨証益謀殺部使律斬遂以罪上罪又遣書廷出馬金共流金不從賜書周結亦各訴罪命命新芳同罪而收賜益之罪金已廣士民

四解六釋
情形了
問得論
屯者所
老開明
至凡五第

通論
勅若奉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舍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官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廢難也。下坊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官。兩利而國課克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發瓊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與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之。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敏。

語堂賈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
著有通鑑前編以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
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祺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臥上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
陵寢高墳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臥陽入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
子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奸訐之
罪

先是內官黃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討永墳建
造違制及峻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碍第修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謙為所逐思有以類之乃相源故習誣稱永墳犯龍
歷容不行遂改去歲又將黃陳氏竊葬寔內致哀冲太
子不系令其子郭繼陳輝綿衣衛帶作指擇闕紀為之
轉奏紀罷規問氏父也上謂情說曰此疏甚無謂人
命定自天別族後人編册在其軀父之德願朕不達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可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朝臣張子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說為浮
語嚇詐人財婦女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
空邪無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邪肆主使其明此風若
長木兒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帝許
杖許官人上使問紀演奏其令法司逮訊重問紀貸
之祿許官乃復其奏許承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
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闖入午門前為繼聲冤詔填
監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杖訊法司乃論珠麟反
諸明諫奸臣俱發遣許充軍詔如擬初郭助以張永故
有德于得一清乃乘虛結勸奏一府使水奴朱繼宗告
容為私犯語帝禁中容于一清俱得罪繼宗有不問自

是古許遂繼至此俗凡三被如告矣而勿開衆信備選
典大猷類上聖明察其說置諸好重典中外入從而

告許風
少美。

建九五齋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乎敬于東室繪敬
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
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乎敬等恭請恭默室諸龍馬神
龜丹以三圖復謨賜觀文華殿頒及詩以進優詔答之○
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
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盧蘇吟興復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隙陰令黨刺之
不克邦相糾黨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向

諸言邪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琦仲子那佐爭立祀作
事聞下督府及祭經代推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邪相
逐毋虐下蘇西衆殺想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土官捐
清款日殺人罪獄主無測吾輩首足野鷹者懸于鹿
矣

乙未 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

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
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

安 皇后。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母儀。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爲一體之規。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乎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議或乎。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裁。則皇后亦當別乎。乎敬知達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爲訓也。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

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

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

重有德行者不必尊重文學。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大
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上問前領得臣
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
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秦
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
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朝爭辨。上曰鉉終違事
宜。若紹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難復。不若時常
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
知人賢否。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無不覺者。

恩遇之隆
始終其數
聖其臣臣

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膳看。命各爲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進詩一章。序一篇。篇。茲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爲御作詩。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資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與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

海二衛

知所以設
官之故則
必不視實
為傳金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蘇奉嘉靖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園據沙州為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州而歸動經千里莫能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抵之近則大奸巨滑條去條來者誠為不可必得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拾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迨嘉隆經撥行清弊每軍給餘丁一除悉遣入征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怨之會經延覲遼陽校尉史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率撤請絳弓架工及免馬田俱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程信用時適在備叱衆退不應程

怒告者將告之來益開平起獄尚德文其厚李洪經志
皇瑜垣走於苑馬寺內室中來軍遂取益發借共之焉
鍾鼓糾兵取途人校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散者罕將
軍高太恩於獄欲擁以爲主等劉苑馬寺凌付經尺與
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諸兵劉誰以狀聞兵部請
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德
入減宣布恩威令衆軍海軍守法各歸營伍毋得餘禍
估終官田仍令照常管業尚德革職監候所勘在滾政
多苛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院時巡按御史曾
統按部金復備發已行副總兵李鑑備撫撫安凡控所
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備統約束城門
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統遂按途賜分部將士令操守
廷譽如汝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益大遂字狀而爲軍士
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
賊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乃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
事體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道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
統言爲是請即懸捕者論其開端道詳者不過數人聽
廷按御史查實速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綏。繼既得報，遂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昇者，素稱事綏，擬扣諸軍月餉，紳士為飾裝具，悍卒於裝兒等，劫遼陽前軍，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捕發，因恨經，遂率衆持棍搗院門而入，說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下殺徑殺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虛使我築塔種樹耶？毀房拔髮，深而置之，斷獄取婦，婦一人同徑結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人，罷并殺私黨，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監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樞憲，分其金為四部，為鐘鼓，竟日夜，明日張經及孫四首對經，張遂五門，問孝兒且行，批其頰，若辱備至，道復繫之獄。首皆狹，郎中李致吳索經所戒神像，及冬衣布鞋，田額，且要治，販清貨，幣銀，幾萬兩，變骨鎮守，太監王綏，總兵劉漢等，各充口，時阿經，數變，請速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鄧永，信郎，周運，連連，無賴，於是請部，作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為生子有誤，今重誠，若彼，皆已，既，正，置，然而起，誰復敢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允，純，等，請，遣官，校，還，在，齊，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邢，奇，毋，行，以，山，西，兩，都，御史，任，洛，還，撫，遼，東，而，以，邢，奇，代，洛，兵部，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傑，兼，命，部

御史以行是時撫州城陷與諸將皆死其為其部卒王
程等所以擇以授也程等皆其部卒其官其官其官其
鍾鼓一如廣寧而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卒其官其官
天使謀脫程也後謀軍楊益及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
以禍福乃出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卒其官其官其官
事聞然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卒其官其官其官其官
捕大理寺右寺公林等之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卒其
姑息以諸將卒或有輕傷心一有兩發則撰臂而起其
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備隸下卒敢執持四辱之
是無朝廷也近聞去官使進出程等皆其部卒其官其
其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成卒益驕朝廷威令益
削此不忠之大者也陛下上責命元妄言奏擾官使
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今歸衣衛驗狀已錦衣
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命元任事欺罔者
降外任遷陽叛卒趙嗣兄等聞命歸將至乃詣廣寧與
望兒合密結死罪因王某劍向上於賊為流言脅誘據
中人為逆謀益急銳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殺
方略於副總兵李靈衛禦稟承恩等朝期捕捕於是制
兇等四人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統以

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弃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集素
謀終登昇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前不可緩上
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
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故之也
大同設參將設巡撫未幾而又設總兵說者曰李璡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蜀矣而威或不伸威
行矣而法或未盡蓋爾小限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
勅欽遣大臣素履其事據兇逆之原積盡律例之本法
至於懲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能以正國法肅人心
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仰取回其餘未盡事請
只今起按御史勘明具奏統等勅上詔劉兒登兒王登
等俱生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承成極遠罕夫世襲
等成逆裔逆軍被問住欽吳令歸別用錢
待信京取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達獄詔拷訊
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
鎧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

賈宏李時論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因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鉉。鉉始引疾。賜還。乃出。耕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曾銑爲大理寺丞。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一泗州祖陵。設祭。歷代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得過神。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開發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壘祭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脈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辨。辨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

利濟思全南至徐沛二百里白魚臺北至濟寧臨濟五
百里俱賴決水者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俾諸水悉入
清河一南旺月道湖隄已築成百餘里舊濬砌石以禦
橫流今清河南決汶余水漸裕堤已高厚毋容更議一
淮安清河口板湖通西漸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隄岸
一新庄清江等關如濟寧關以時啓閉一爲議詳符
之盤石口蘭陰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旁
築資河會防者惟非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
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
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助應築各隄奉在其中可省勞費
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奉以河工完改兵部
而監陸沈陸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張景翼有本先
後黃其詳三
十二年告成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詔復彭澤官秩
優加卹典○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臣積芻糗閱兵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爲間謀布之爲聲援伺虜間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謨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論曰迺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管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勸議以聞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祝語、郭助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吳璠登曰、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脩葺詩賦、其風武之奮、則廓清黠虜、舊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乎、營建等務、必借時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誠若此、其畢然而止、易乎、其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帝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思至矣。

癸丑、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助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項之上遊、龍舟命助等

各登舟給酒餼復賜麥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
宰宮併殿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

禦虜實効。

疏言中樞長技輻車強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造
皆據水頭是已蓋從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
所造火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佐攻
造爰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卒存破損入
桶略規制宜做製造可操列邊境以過虜入據扼隘要
要以取虜歸諸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砲
鐵神鎗凡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城樓貯有神
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耿恭之法箭鐵開四尖又傳
以河南對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
境挑挖壕塹以防虜入與武營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

勝人及強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壘請督築高
大池泉其中今兵陳守使勝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
勢自不能
深人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
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
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
山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 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
南○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圜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賢○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
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禋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褻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龔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夔績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禋
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
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季
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福
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
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
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頌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丁酉

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穆宗莊皇帝。○徽王惲得白
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
章上表稱賀。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祀。英
乃假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
英於建業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勳人聽聞，已
以爲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養生死而論
其功，將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寅疏爭言廟祀
不當，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勳

言往年進基補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
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勵言進英祀
駕發京師祝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
招致論劾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
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刀鮮爲

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日登庸，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乃解等授

以管管。○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壁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清先為編修，守正不阿，

戊戌 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莽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帝幸天壽山祀陵。

三月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景雲見，請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

五月，嚴嵩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大旱，帝躬禱雨。

帝製祝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奏

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本序宗神主祠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諭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援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山西巡按
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
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
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
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
謀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險陳
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接。刁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
之以欲戰之形。而又特下詔旨。督勵將領。量頒恤賞。振作

師往待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故
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故
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勸議。上
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恫
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
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
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墊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典真卽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
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于
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上親按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廓然博極羣書奇偉迥
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徃剛嫺
不圖遭是聖明堯舜大禮乃知殷宗思治

晏帝賈傳同宣中與徽降生申有由然也

節端簡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等柄用
從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戰戰兢兢要亮

其心矣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靜。

世貞曰：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漢所無。使方士得之，則益浮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諡。

御批俱引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鐸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遑遽，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

行次亢村，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

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辛祐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
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
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閏
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
天，製恩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
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今乘輿
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敕稿進覽遲緩。

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
選宮寮不隨人望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
年論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師
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
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樓寢及視大峪已畢
然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禱五月初二日
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
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
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
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
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贊軍
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
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
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廟廟享禮成上表奉慰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

術金丹之藥皆可躡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避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熱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拷死瑾誅贈秋屨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按自五隻之後殺巡撫張文錦恭將賈繼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舟其言腹之稍不如意即反唇唇月成飛車謀計相怪抵梁震隔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中嚴約東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可令具我死不致說想地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殺我將者待衆耳見郭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爲其衆鎮兵相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其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寨卒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暉堂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有謬讓勞也與有加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思請加禮以示風勸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在

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詰京杖

于闕廷世戍邊

按瑗爲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唐剛者惑後妻言列其子賊不孝狀瑗拔絨捶之幾死縛至市命屠信江道未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錢弟亮走訴御史金清檄保定府收瑗置對因得唐剛惑後妻言誠非其不子者清爲奏聞上謂瑗專擅凌殺罪當死乃逮繫瑗京廷杖一百於邊世戍亡命錄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成

庚子

年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孀，日與惡少張柄十餘，纏等適，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持刃誅姑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旌表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烈婦。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秦璠

時良等聚眾馬駝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於漕舟由孟廣
渡江良劫舟粟七艘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統
捕官禁槍等射殺之遠通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淳
以政冒險遇寇乞置干理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
官務請何令奪
置運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
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

賢長壽人持心清苦
始終不改人服其德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
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誠

挈吳濟俱食博士僚○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深習安
皆爲首目餘皆逃作僧道流丐狀爲虜偵伺窺我虛安
中悉至是虜入大同鎮辛陰與我爭人畜我亦不
阻法特折箭以誓乃由并州朔州雁門入虜歲與我
城沙州至平虜箭殺掠無算假道大同殺其守則以所
掠資之極給奇幸無事或謂亦不爲守則以所
巡撫陳謙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爾且不測而本
兵張瑄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歲總督劉天和
虜將入誓諸將以矢鋤端旣而守陴皆風酒不戒虜登
陴入大掠固原乃召辭陴立斬之三季嚴榮等皆從
不備守而延緩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雪兩虜
乃奔歸憂鬱沖床死甚懼虜兵分左右翼勇將解
張勢大虜虜奔北不暇我吉囊于一首功
五百虜大哭走捷聞 帝吉囊策勳慶于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及卒遺妻相 上親賢愛民 高議聖躬 上覽之然
輟朝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韜南河人，以議大禮稱旨陞詹事府主會試，充大明
信副總裁官，韜質直好古，行詣高潔，嘗嘉靖初，張廷
是奏獻議，勸之，至定大祀，賴其友 上以其才可任
公卿，不次擢用，歲中起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賞知遇
知無不言，無後顧忌，每朝廷有大政，然氣定，素多十
言，多見採用。然性剛，獨不能容物，論議不能，時有
有張乎敬議，禮深契，後更相作，夏言以論事不合，並出
攻訐如仇讎，久之，上亦頗厭
之，其才亦餘而器不足者矣。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奏章百摺，上令禮部校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為民。

辛丑 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進請禁入朝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詔可。

月 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葉士耒、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 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

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

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厰倉乞速議修補

以圖寄囤戶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

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

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登亦言寄囤

之便上曰寄囤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

執。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追管降賊有差。

明焚繼祖凡兵著兼右都總督官大將軍等皆
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將軍與史進等
冬疏上其議延議弗許便請添設總督大臣聽
上乃命繼祖往而奏使石天爵仍令撫按等
執逐逐天爵歸又陞略考令歸職也所
越大同塞下石宿滿徑趨太原而南言蒙
地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等處漸逼真定
漳遊擊尉守死之示室被虜者四千人賊貢一
殺擄者五萬二千餘人諺所焚掠無算繼祖第
擊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五百餘級給事中
史傳德等皆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伐而按臣
六房從容出關談亭進曰虜回未戢繼祖亦步
上命紀功科道勸賞具奏已勸奏上如述等言
繼祖與賊首進在陳講錄為民無兵上控等
尚書進侍郎張漢卿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
用成先報低以律經失詳罷職已復令奏捷者
不詳致
史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

襄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遷卒獲其籍以開胥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未壽庶子惟懋與嫡孫懷煊爭立嵩復受金亦爲覆允王如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帝曰表相惟懋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翟鵬爲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時北虜孔棘兵者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繁廢皆遣都御史故實奏下吏部文選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同部議衙門議上公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自固馬邊事大壞今猶爲此若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天子顯九年李來寇陝西馬昂如上麓川之役土驥嘉靖初所西之役金嶽民皆本兵也原秦時丁少保自請行嘉靖初葉反用兵又無成功設兩廣總督丁少保亦自請行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嘉次毛伯溫劉天相三人皆兵曹又次起照登鵬內提川樞

兩以陳臨
而張崇信
家南生

金博木川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昭天贊
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減賢郭郭勳微還却狀歸疏辨上優答之已
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嚴勸未覆刑科張允賢
論劾察院畏家勢而侵朝廷違延不勘上怒遂備
司獄訊勳再疏辨上尤之命給以朝服不領疏中
有曰奸何重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朝服等語上怒曰
郭勳語甚不遜強悍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違一併
奪去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劾奸
郭勳劾生沒人律死長繫籠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懋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
互為奸食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圖利終尾敗而

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總督。遂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代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悉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輿都志進呈。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訂。

五月德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

部華周府將軍安瀾爲庶人時河南諸宗人欲謀

萬石諸將軍安瀾等五百人譟推行臺門凌逼撫臣

勢有木奏聞遂革瀾爵

初曰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
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
軍增至二百一十一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
位矣中尉侯爵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
稅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子
在繁衍祿權所由不給也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間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

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孫高峻人林頌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原海音有名
則中少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辨同鄉欲引附已

八品從流
附錄

附錄
附錄

皆以入關中傷之會

不往來達彼之且欲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

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燦陳詔等各

劾嵩貪婪狡獪

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頸謀弑有張金龜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

常懼

妃寃

兵部尚書張瓚卒

瓚屢被論劾上不為動

而郵典益隆海內異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首禁株克命刊布中外

八月兵部尚書嚴高條上邊事言選未習官以退縮自全

不送何不為如自之可厭

爲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字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上嘉歎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水不起。則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上曰。屯

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核
論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
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
貨季天師岐伯伯高魁鬼臨俞拊少俞小師相若太乙
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日秦越人淳于意張地華陀
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芳孫思邈韋慈藏水玉錢乙
朱服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庶姓
并太牢器用筵豆簋簠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
禮著
烏金

癸卯 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邇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
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

營草價銀。移支大同。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管
前來應發各賊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
銀內撥支。永爲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真。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
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
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罪。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

六月科臣周怡劾翟鸞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
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
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
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

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
象上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勅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驥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後兵聽用兵

部謂盡擧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幾，
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
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謚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
老成謀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文法詩家
馬得為人
然然任事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
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秦養，因縱
入虜中，或刺其名，會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
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八字山雲
箕野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
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
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
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
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
急召用之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
錢萱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翟鸞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暎以汝儉舊師故
閱書經。佯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
璧奇勳清鳳暎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燦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動威內閣三楊史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爲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年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開仕，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鍾發不武
存質不
目功不忠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湖貴苗久叛萬鍾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爲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日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强如故鍾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法行自近
以中式外
此亦治之
嚴禁也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侈靡○叙禦虜斬賊功加仇鸞太子太保歷一子巡

撫張珩陟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

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

侵皆猿拔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

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囊鍬刀賄虜自媚虜入既

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

勦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

事○杜臣陳棻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南京廟殿

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先是南科王暉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
 書南考功薛應旂黜之庶旂執書奏為尚書張潤所
 阻而保為南兵部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
 亦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
 以私怨黜本
 郡守論補外

五月楚王子英耀弑父伏法

時楚王顯榕有子英耀淫縱不道姦宮人方三楚王
 三而杖殺其使陶元後以瑞午設宴樂婦朱么見備
 燿後納之王怒欲杖殺御邪劉全金大恐乃與其黨
 燿先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執木挺銅瓜伏堂後
 以舉砲為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尋歃于西室從者
 各就食增舉手發砲衆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捷王
 腦碎各亂相推之立死猶數屍以洩忿昇人內窰翌日
 上丁別室王從者快門出告變鎮撫官以聞詔司禮
 監馬等官會議巡捕之武岡王乘間折檻執誣
 英耀忠疾同謀者歸于藩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歷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產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

報朝一日。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願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謫戍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論死

珩勇深入殺掠甚衆而珩曾于敵謀殺以表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施道往勘實遂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綬與誥命蔭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鐵寨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鵝鵠峪參將

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

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錫錫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從之，且敵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按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字者以片
注英一編

髮夜之風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技卒謹恭簡

技，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魏村，兩詩重言動以禮，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發、

題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麻城人，字慶弘亮，有泛應才，始爲御史，以法裁大。鑰，廖堂，諱獄，詢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強弩，總。理河道，手製乘沙壘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

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

時在內閣斌漣權巡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
低節請陵蘇騰遣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奏上詔下節
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駮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
少了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
貪賂甚於乍商番人泊近島遣人生索竟不肯償番人
之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禱以危言撼官
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竊如是
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善哨番人阻危日貨至
且復塗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既
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我爾倭王必殺我
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婪苦於
盜賊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四捷遠囚羅吏黠賂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鄉
導。於是汪什。癩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
袍。搏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研殺。
而其妻子宗族田廬。全殺公孫。富厚莫敢誰何。於東大
塚。至是以來。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泉商道。
兵捕賊。統在。怨任。考嚴禁。開府。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
副使林喬都司盧鐘。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
行遣。嚴牌督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積息。而諸達官家
以失利。大譁。詆証。致亂視聽。遂改統為巡使。未幾。言官
論劾。即訊。甘心。煎煉。統憤。而卒。齊銓。皆論死。下獄。自是
羣盜益無
志懼矣。

命工部製碑書。睿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建亭貯。

奉。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謚文簡。

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為吏部主
事。絕請札。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人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督馬昇獻
既嫁女弟抗疏請誅昇還其女久之得遣駁歷中外勞
績甚著至是卒

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
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
斬首示衆從之○三邊總制曾統請復河套上其壯
本郎不決令統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